

# 爷爷写春联

□ 王加月

儿时的春节充满了乐趣，乡村里洋溢着浓郁的年味，这是我们美好的记忆。过年的时候，除了穿上新衣服、吃着美味的菜肴和零食之外，最让我难忘的却是春联。

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换上新的春联，是过年时必不可少的环节，春联描绘美好形象，抒发美好愿望，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，是华人过春节的重要标志。在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，贴上崭新的春联更能把春节的喜庆描摹得淋漓尽致。

以前农村的春联都是手写体，买几张鲜艳的红纸，按照门的尺寸裁剪好，然后请一位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人挥毫泼墨。我的爷爷上过私塾，毛笔字写得相当好，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，整个小村庄的春联基本上都是爷爷写的。每年的春节前夕，爷爷总会找出他的宝贝——笔墨和砚台。

戴上老花眼镜，泡一壶茶水，爷爷就开始写春联了，他先根据红纸的大小选择春联的字数，然后折叠

成痕，拿起蘸好墨水的毛笔，挥洒自如地舞动手臂，很快，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跃然纸上，每写完一副春联之后，爷爷总会很习惯地看两眼，我不明白，他是在找错还是在欣赏，后来才知道，爷爷既是在找错也是在欣赏，因为春联是马虎不得的，不能有半点差错，否则会被别人笑话的，爷爷做事情一向非常谨慎，所以，村里人都会把红纸拿到我家里来，请爷爷帮忙写春联，而爷爷从来不会拒绝。

爷爷写春联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在旁边帮点小忙，比如按住红纸的边缘，比如给砚台加点水磨两下，比如把写好的春联小心翼翼地放到一边晾干。爷爷像个大领导、大明星一样，喝着茶水命令我们做这做那，他那种“派头”真叫人羡慕不已，如果我们也能写春联该多好啊！于是乎，趁爷爷离开片刻之时，我们便争分夺秒地拿起毛笔争先恐后地狂写起来……

爷爷的突然出现让我们措手不及，他虎着脸但很快又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写的不错啊，等爷爷老了，你们就来

写，一定要帮乡亲们写好喽！”没被爷爷责怪，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，赶紧热火朝天地帮着爷爷做事。

当邻居们来领取春联时，爷爷总是细心地关照他们：“这个是上联，贴在东边，这个是下联，贴在西边……”如果实在弄不清上下联了，爷爷就会在春联的反面标上“东、西”、“上、下”、或者“1、2”，乡亲们非常感激爷爷，总会递烟以表谢意。

后来，爷爷真的老了，再后来，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爷爷的生命。每逢春节的时候，再也看不到爷爷忙碌着写春联的身影了，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，就好像缺少了一种特殊的年味，有时候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拿起爷爷留下的“宝贝”，学着爷爷当年的样子写几副春联，但左看右看，还是觉得爷爷写的春联好，怎么比都比不上他。

现如今生活好了，春联都改用印刷品的了，很少见到有人用手写春联了，我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尽管如此，春节的时候，我总会用毛笔写上几副春联，追寻那些印在脑海里、永远忘不掉的记忆。

## 故乡的汪丫鱼

□ 周建道

“吃鱼是难事，捉鱼是玩意。”“玩意”，就是快乐的事。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捉鱼时，最喜欢、也最害怕的一种鱼，该算是汪丫鱼了。

在《中华水产品目录》里，“汪丫鱼”真正大名叫黄颡鱼，是江淮淡水流域地区的上品无鳞鱼，春夏季长得肥硕，体滑肉细，味道特鲜，非一般淡水鱼种能比味。

“三山三水一分田”，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。小时候我家房前屋后就是星罗棋布、比比皆是的池塘，到了夏天，我和小伙伴最喜欢的是捉鱼（家乡特指赤手空拳、没有工具的方式捕鱼）。“有水就有鱼，汪丫最美味”，因此，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抓到色彩斑斓、细嫩少刺、肉味鲜美的汪丫鱼。该鱼很特别，与海豚一样，会叫，当你捉住它，背部那根硬刺昂立而起，嘴里还会“刺刺”地叫。尤其鱼头腮边两块指甲盖大小面颊肉最柔嫩，是其精华部分，如同大闸蟹里蟹黄一样珍珠稀少。

“要想吃鱼得下河，要想成仙得念佛”。记得到了天热，特别是到了放暑假，我们就成群结队地下到池塘里，排成一个长长的散兵线，摸索着向前捉鱼。与鲤鱼、草鱼、鲫鱼等淡水鱼不同，汪丫鱼有着非常锋利与独特“秘密武器”：它们的胸腹下有着一对进化成刺的鳍，一旦被它扎上，不仅会流出好多血，还有一定程度的麻木感觉。刚开始，我们不知道这样，没有吃它的苦头。可是时间久了，我们慢慢掌握了它的习性：它的刺在水里是不伤人的，出了水才锋芒毕露、威力无比。

这种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喜欢“扎堆”和护仔。

因此，只要在池塘边缘和半坎，有芦苇根和挖塘泥时形成的脚窝的小坑，有时运气好时，可以抓到十多条、筷子般长的汪丫鱼，足够一家人美美地大快朵颐、一饱口福。所以一旦发现了这样的巢穴，我们都会呼朋唤友、相互招呼，高兴地就像过年一样，连空气中都流淌着紧张、开心与兴奋的味道。

“汪丫鱼”野生的多，因为这鱼人工养殖成本大，成活率低，加工“汪丫鱼”的方式也很特别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比起其它鱼价格略贵。

“汪丫鱼”既可以清炖、红烧、煎炸和清蒸，而和豆腐一起入烹更是通常做法。由于这种无鳞鱼皮薄，肉质鲜美，与柔嫩豆腐相烹，两者相得益彰，味道更是鲜上加鲜，所以，“汪丫鱼”煲豆腐一直是老饕们喜食的美味河鲜。有着“天上的龙肉，水里的汪丫”、“汪丫一上桌，神仙站不稳”之誉。

“南来北往天下客，但爱汪丫鱼味美”。光阴流转、沧海桑田，不知是不是家乡汪丫鱼的产量、生长速度和生产周期都跟不上市场和美食者的需要，而被人工规模养殖所取代。再加上因为连年发展温室蔬菜、过度开采、使用地下水，地下水位一降再降，当年池塘里曾经成群结队、司空见惯的汪丫鱼早已不见了踪影。“棒打野鸭飘罩野，伸手逮条汪丫鱼”，也成了“一去不复返”的念想。

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、惊喜和与之相关的故事，还萦绕在我的心头，让我温暖，让我感怀。

## 腌猪头

□ 钟穗

记 得在那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，就连猪头也算是稀有品。

买猪头的这天，必定得起个大早，年脚下的猪头是最为紧张的。待赶到老街的集市上，那里已是人头涌动，早早弥漫开年的氛围。

好不容易在角落处的肉摊前发现了猪头，付了钱，兴冲冲地将猪头拎回家，接下来的清理却是项大工程。

猪头粗看表面光洁，可上面布满了长长短短的细毛，得耐住性子用镊子一处一处仔细打理，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，绝不亚于绣花。细毛清理完毕，还需刮去厚皮沟槽里的污垢，洗净后，再用板斧从猪头中间劈开，掏出猪脑，摘去淋巴结，冲净血水，挂在太阳下沥一天，便可动手腌制了。

取炒过的花椒盐，在猪头上用力揉搓，搓时需均匀，每一处都要搓到。待猪头抹匀后，将其码到洗净的缸中，并在上面压以重物。腌制期间，过几天便需翻一次缸，使其入味均匀。等上半个月左右，从缸中取出猪头，在唇部穿上绳子，挂到屋檐下晾晒两天，至表面油脂渗出，再放到背光处风干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目光时不时地被墙上这肥嘟嘟的物事所牵扯。它虽不复当初的红润光鲜，原本厚重

的油脂也日益消瘦，却渐渐显现出它那独特魅力：花椒香伴着由里往外透出的扑鼻油香和肉香，离着老远就能闻到，让人想入非非。直等到阴历廿八那天，咸猪头终于转移阵地，来到了热气腾腾的灶间。

家里的那口大锅，早已添满了清水，放入洗净的咸猪头，煮至水沸，将头锅水倒掉，再重新加入清水，投葱结、姜块，并淋上适量料酒，用文火慢慢炖。此时的灶间，那满屋子的诱人腊香，即使盖着锅盖都遮掩不住，会升腾得很远很远。等到第二天一早，猪头已经烂熟，从锅中取出，放到案板上，趁热拆骨。因猪头煨得酥烂，只需拿着露出来的骨头轻轻一拉，肉、骨便分离了，且分得很干净。

趁热切出一盆。瞧那猪头肉，肥瘦相间，白里透红，透出诱人的光泽，加之飘然而出的浓郁肉香，让人垂涎欲滴。夹上一大块入口，只觉咸香醇厚，绵软不腻，且越嚼越香，个中美味，让人陶醉万分，大呼过瘾。而此时，咸猪头那特有的香味，便永远镌刻在脑海中了。

如今，随着生活理念的改变，对吃肉已不再那么有兴趣了。不过，只要一念及当年的咸猪头，那昏暗灶间里溢出的腊香和挥之不去的年味，依然会在脑海中，一丝丝剥茧重现。

## 点灯灭蛾

□ 王富强

生在土里十八杈，一年能开两次花；先开金花结青果，再开银花落万家。棉花是故乡一种常见的农作物，从棉籽发芽到开花结果，极易受各种虫灾侵害。据统计棉花常见害虫有30多种，一棵小小的棉花要经历这么多的坎坷和磨难，这足以证明种棉人的辛劳。

虫灾主要集中在棉花苗期和蕾铃期。苗期主要有地老虎、金针虫、金龟子等地下害虫，以及棉蚜、棉叶螨、烟蓟马等叶片害虫；蕾铃期主要有棉铃虫、红铃虫、玉米螟、金刚钻、象鼻虫等。这些名目众多形形色色的虫子，给棉花生长带来危害，稍不注意一季丰收就化作了泡影。

花期来临，一朵朵或白或黄或紫的花瓣娇柔美丽，给单调的田野增添一点亮丽的色彩。而此时的飞蛾（专业名称棉铃虫）对盛开的花或嫩绿的蕾铃觊觎已久，白天蛰伏花枝间，夜晚活动频繁，飞蛾蛀食后造成幼蕾脱落或变质腐烂。隔三差五打农药，但飞蛾快速的繁殖能力，使杀死一批又新生一批。点灯灭蛾作为一种辅助手段，既可以减少成本和人力，又做到绿色环保，在农村广泛普及。

飞蛾具有先天的趋光性。它们在夜间飞行活动时，是依靠月光来判定方向的。由于月亮距离遥远，当飞蛾直线飞行时，它在任何位置与月光的夹角都是一个固定值。可灯光距离飞蛾很近，不能再将光看作平行直线时，飞蛾按照固有的习惯，飞出的路线就不是直线，而是一条不断折向灯光光源的等角螺旋线，它们围着灯光打转转，最终命丧于火。

掌握了飞蛾这个致命的弱点，人们在棉田中间打牢三根木桩，三角支撑架起一个圆圆的泥瓦钵，盛上半钵水，滴上几滴油，水面上漂荡着一层零星的油花，飞蛾一旦翅膀沾上，它们就插翅难逃。放进一盏底座高高的煤油灯，上面有个防风的玻璃罩。生产队每天都安排专人负责，夜幕降临时将油灯点着，旷野里亮起一点如豆的灯光，一下子把众多的飞蛾吸引住了，它们一波又一波地向灯光发起自杀式袭击，有的被当场烧焦，有的摔在水中淹死。

小时候，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我曾和伙伴们深夜观看飞蛾扑火的情景。长大了，我觉得它们的行为多少有些凄惨。习性决定命运，这些无知的飞蛾仍旧将重蹈覆辙，继续着它们的梦想。生活中像飞蛾扑火一样执着的人和事举不胜举，常常被人们当作故事流传下来。梁山伯与祝英台凄美忠贞的爱恋，历经百般阻挠，最终香焚玉陨，化蝶翩跹，传颂人间。牛郎与织女爱得奋不顾身，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但无奈天规重重，只能隔河相视，守望千年。

年年点灯，年年灭蛾，但飞蛾的数量还是有增无减，要想彻底灭绝一个物种，那可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。面对自然链中的衍生灾害，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战胜它，不让灾害变成灾难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。